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五九回 范彩霞歌夏觀盛裡 陸麗娟獨游味菴園

且說上海那些堂子裡頭的習氣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，那班信人們的人品便也愈趨愈下。面貌好些的信人不是一味的飛揚跋扈，廉恥全無，就是拼命的作態妝妖，矜持太過。那些面貌不好的卻又一個個都是怪醜無比，粗獷非常。要想找一個性情和軟、舉止大方的，一時間那裡找得出這樣的一個人？那班客人們到堂子裡頭去頑的，若不是在嫖界裡著實的有些資格，免不得言語之間就要受他們的怠慢，神色之際更要受他們的欺凌。但是如今的那些嫖客，那一個是有二分嫖場資格的？大半都是些土頭土腦的曲辮子。這樣的人到了堂子裡頭這樣的地方，那就真是求榮反辱、自尋苦吃了。就是那些資格很老、事情內教的客人，若是逢場作戲、隨隨便便的只當是個消遣的頑意兒，那還沒有什麼；若是當真的狂嫖起來，卻也沒有什麼趣味。花了無數的銀錢，耗了許多的時刻，還要拼著自己的精神，來應酬這些信人，更要費了自己的思想，來對付他們。花了錢到堂子裡頭去頑，原是要圖個自在、尋個開心的，若像如今到堂子裡頭的這般時勢，做客人的也要步步留心起來，還尋個什麼開心、圖個什麼自在？這可不是花了銀錢自家買罪受麼？看官們看著如今堂子裡頭的這樣情形，聽著在下做書的這番說話，再仔仔細細自己想起來，這個「嫖」字可還有什麼味兒！

如今閒話休題，只說辛修甫自從章秋谷到了天津去以後，狠覺得有些寂寞，雖然劉仰正、王小屏等都在上海，卻都不如章秋谷的交情格外來得密切些。所以一個五月裡頭，辛修甫坐在家裡頭不狠出來，就是花酒也比往時吃得少些。只天天到自己書局裡頭走上一趟，料理些印刷的事情。

這一天，辛修甫正在書房裡頭和王小屏閒談，忽然見陳海秋從外面闖了進來，見了辛修甫便道：「你這幾天躲在家裡有什麼事情？連龍蟾珠那裡都不去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修甫道：「也沒有什麼緣故，不過我為著這幾天天氣熱得狠，懶怠出門。」

前幾天聽劉仰正說你到蘇州去了，是幾時回來的？」陳海秋道：「我到蘇州去了足足的十天，昨日一早才到上海的。今天你們想來沒有什麼應酬，我請你們到西鼎豐林媛媛那裡去吃酒。」辛修甫皺一皺眉頭道：「這樣的炎天盛暑，到堂子裡頭去吃花酒，實在沒有什麼味兒。你若是還有別人可請，我就心領了罷。」陳海秋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今天我是吃的雙台，因為天熱，人多了分擁擠，只請了九個客人，連我自己只有十個人。你若是不去，小屏一定也是不去了的了。八個人吃個雙台，似乎面子上不甚好看，只得委屈你一次，和我備個場面的了。」

修甫聽得陳海秋說在林媛媛那裡吃雙台，便覺得有些詫異，道：「林媛媛那裡你又沒有交情，平空去報效他做什麼？」陳海秋笑道：「你不要管我有交情沒有交情，只要屈你的駕去一趟就是了。」王小屏插口說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林媛媛那裡你又下了水了，怪不得范彩霞要說你是垃圾馬車。好好的做了范彩霞，為什麼又要跳起槽來？」陳海秋道：「我也並不是跳槽。彩霞這一節在觀盛裡歌夏，我一個月貼他二百塊錢，不做生意。所以我自端午節之後，在林媛媛那裡走得勤些。」辛修甫聽了陳海秋話，微微一笑也不開口。王小屏便問道：「彩霞在觀盛裡歌夏，你當夏一個月給他二百塊錢麼？」陳海秋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難道哄你不成？」王小屏笑道：「難道他在觀盛裡只有你一個人去，別的客人都不去的不成？」陳海秋搖頭道：「那是他和我講明的，歌夏的時候開銷不夠，要我一個月幫他二百塊錢。那班舊日的客人，除我之外只有一兩個熟客偶然去走走，別人是一概都走不進去的。」

王小屏聽了，不由得鼻子眼裡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照你這樣的講起來，你一個月給他二百塊錢，簡直是你和他開銷的了。論起理來，就不該應再走別的客人，為什麼他那裡的客人又不止你一個呢？」陳海秋道：「你到說到這般容易。二百塊錢一個月那裡夠他揮霍？他自己親口和我說過，一個月房租多少、伙食多少、坐夜馬車的錢多少、吃大菜看戲的錢多少，還有相幫、娘姨的工錢，一切大小的零用，他口中算起來差不多一個月要七八百塊錢，那裡二百塊錢就包得住他的用度？」

王小屏聽了笑了一笑，還想要開口和他說時，被陳海秋攔住道：「閒話少說，今天是禮拜六，張園裡頭分熱鬧，我們坐在這裡也沒有什麼意思，還是到張園去坐一回兒何如？」辛修甫點一點頭道：「我們同到張園去也好，只要到一大去叫他放一輛馬車來就是了。」陳海秋道：「你們不用另叫馬車，我這輛馬車是借章季居章京卿的，是船式的雙馬車，分寬敞，不要說坐三個人，就坐四個人也坐得下。」

辛修甫聽了，也便點頭應允。大家一同走出弄口，坐上馬車，果然三個人坐在裡頭甚是寬綽。那馬夫把絲韁一帶，加上一鞭，便滔滔滾滾的一路往味菴園來。

到了安塹第，辛修甫同著王小屏、陳海秋下車進去，就在台階上揀張桌子坐下。

這個時候，正是六點多鐘的時候，夕陽西下，晚風徐來。那一班來乘涼的人倒著實不少，一個個都在辛修甫等面前過去。信人裡頭也有幾個認得的人，見了辛修甫等大家點一點頭。

辛修甫等正在遊目騁懷之際，忽見一個麗人緩緩的從後面轉過來，腰細驚鳳，鬢低斂霧，宜主嬌嬈之態，凌華婀娜之姿，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大姐，走到辛修甫面前，凝眸一視，便停步含笑道：「辛老長遠勿見哉嘛。」辛修甫連忙抬頭看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章秋谷的相好陸麗娟，便也向他含笑點頭，招他坐下。麗娟又招呼了王小屏和陳海秋兩個，便也慢慢的坐下來，開口便問道：「辛老，章二少到天津去仔阿有信來？阿曉得俚幾時轉來呀？」修甫道：「信是常常有的，信上說七月裡頭一定要回來鄉試。你和他是狠要好的，難道他去了，信都沒有給你一封不成？」麗娟面上一紅道：「倪搭一場刮仔接著仔俚一封信。」

陸麗娟剛說到這裡，忽然王小屏拉了辛修甫一把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！」辛修甫連忙回過頭去看時，只見一男一女從斜刺裡慢慢的走過來。那女子的模樣只好二來歲的樣兒，穿著一件白官紗衫，玄色外國紗裙，裡面襯著淡妃色金閨紗褲，面上不施粉黛，止淡淡的點著一點兒胭脂，顧盼飛揚，丰神流動。一面走著，一面時時的溜轉眼光，照顧那同來的男子，笑吟吟的露出一團媚膩，軟怯怯的妝成滿面風情。

那男子隨在女子背後，年紀約有三多歲，穿著一件白香雲紗長衫，手中拿著一把雕翎扇，那頭上的前劉海差不多有一二寸長，刷得一截齊的，發光可鑒。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卻是一張瘦骨臉兒，兩邊的顴骨生得高高的，滿臉上堆著一團滑氣。手上卻帶著一個全綠玻璃翠班指、兩個金剛鑽戒指，燦燦燦燦的，光彩照人。緊緊的跟在那女子的後面，兩隻眼睛骨碌碌的四圍飛射。

辛修甫看了一眼，猛然想起這個男子的樣兒，分明就是天仙戲園裡頭的武小生廉小福。那個女子雖然狠有些面熟，卻一時想不起是什麼人。看著他們男女兩個的那種樣兒，狠覺得有些看不上眼。陸麗娟也看見了，連忙別過頭去不去看他，口中低低的說道：「格號人，唔篤去看俚做啥！」辛修甫便也低低的問王小屏道：「這一個男的是廉小福，那一個女的又是什麼人？你認得不認得？」王小屏附耳說道：「女的就是前節在東尚仁的姚月仙，新嫁了電報局總辦宣柳生的，你難道不認得麼？」

辛修甫聽了恍然大悟，原來這個姚月仙，劉仰正也做過的，辛修甫同著王小屏等在席上和他相遇過幾次。辛修甫見了他覺得好生面熟，卻一時間想不起來，如今聽了王小屏的說話，心上方才明白。暗想上海的這班紅信人，真是分可恨，好好的嫁了人，卻又偏要出來這般混鬧。

正想著，只見廉小福和姚月仙在草地上兜了一個圈子：回身走上台階，就在對面的一張桌子上雙雙坐下。那一種眉來眼去的神情，眼波四飛，雙眉欲動，委實的十分好看。陸麗娟看不上眼，便立起身來，辭了辛修甫等，往老洋房那一邊便走。

那一班男男女女的遊客，見了廉小福和姚月仙兩個人，覺得他們那般情景，知道一定不是什麼好好的來歷。更兼廉小福也是一個有名的武小生，天天登台演劇，認得他的人很多，便不免大家都在背地裡竊竊議論起來。廉小福、姚月仙見了，知道議論的一定是他們兩個，也覺得有些坐不住，只好付過了茶錢，立起身來便走。

辛修甫見他們走了，方才對王小屏和陳海秋說道：「如今上海的風氣一天壞似一天，像這樣的事情還不足為奇。更有好好的大家內眷，也似這般的一味在外邊胡鬧，廉恥的兩個字兒竟是沒有的了。以後的人心俗，不知要壞到怎樣的一步田地呢！」

說著，不覺大家嗟歎一番。正是：

桑間濮上，彩蘭贈芍之風；北閣西廂，待月期星之約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